

纵横（下）

第十章晓色太荒唐

1. 先烧山后烧人

八无先生走了。

他下山去了。

他把夜色留在山上。

晓色仍在山的后面。

铁手若有所失地道：“他真是个好人。”

小欠语音也十分怅惘：“可惜他只是个忠的好人。”

铁手奇道：“怎么？好人也有好的不成？”

小欠道：“正是。世上的好人就因不够好，才让坏人得势。要当好人，欲行其善，就得要当一个好的好人：要比恶人恶，却对善人善，这样才能好人好事、好人好报，而不是好人不长命。不然，当一个恶的善人亦可，惟够恶才能行大善，世间惟力是尚，只讲实权，不论仁义的。”

铁手赞道：“这是怪论。”

小欠更正：“却是事实。”

铁手愕然道：“八无先生是您的好友，是不是？”

小欠冷然道：“我没几个朋友，”但他的眼色却是热的，铁的，带点泪光的，“但他显然算是一个。”

铁手道：“他的话，你比较听得进耳里吧？”

小欠道：“刚才我已在他面前言明：听得入耳，不等于也听得进心里。”

铁手道：“他两次说过：过高人愈妒，过洁世同嫌。小兄弟语言未免偏激了些，与常人有太多不同，就易给人目为异类，这对兄弟你未免非仁长远之福，长久之计。”

小欠道：“我是我。世上那么多人，只一个我，我的特色和功用就是与人不同。若都同了，又何必多一个我？我不求标新立异、为反而反；但若真的是与人不一样，我又何必委屈迁就，同流合污，人云亦云，面目全非？温八无老是说他自己：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家无定无情无志气，但痛恨他的敌人都说他后二无有误，该是‘无法无天’才对；而熟悉他的朋友，或认为后二无亦有误，应是‘无悔（有心）无力’才恰当。你看，他会说人不会说自己，什么过高、过洁，到头来他还不是让人诟病，予人口实，传言里的他一样自负自大自以为是！他来劝我？我劝他才是呢！我直道而行，他独行其是，你义所必为，我们都我行我素、笑骂由人便是了。敌人，有一万个一千个不算多；朋友，有一个是一个便已足够！人活到一个地步，达到了一定的水准，还要人家来肯定你，那过去就白练白活了；境界自在心中，评价是你自己定夺的，任何人不能增一色、减一分。温老板若能做到这一点，就该改个名字了。”

铁手饶有兴味的问：“该改什么名字？”

小欠道：“他说多加一无。”

铁手笑诡地道：“温九无？那一无？该不是无能吧？”

小欠也笑道：“‘无敌’。”

铁手道：“好个一无——只不过，我看这两个字害人多过帮人，损人多于益人，要不得。”

小欠道：“对。这一无是最要不得的，谁担上了，谁都到头来准要一无所有。我们武林人若要争这两个字，还不如回到寒窗苦读争个天子手腕底下朱批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有志气！”

铁手听了甚以为然，呵呵笑道：“对对对。这头衔送我都不要。就有人把‘天下无敌’这头衔送予世叔，世叔就说：‘这是天底下最无聊的名称，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肯接受。’有次世叔冒了大险在一次刺客行刺里救了皇上，蔡京故显无私，充当好人，面奏圣上，要册封世叔为‘天下第一’，世叔当时大哭了三声，皇上就诘问为何？世叔说：我太无辜了，有了这名号，我就友无挚友、敌必死敌，天下间再无我立足之地，我也要向皇上恳辞，回乡下耕田归者方可了。皇上听了这才撤消了封诰。大家那时都笑谓：‘诸葛先生一定是怕无敌太寂寞了。’只有大师兄无情最了解世叔的意思，他说：其实无敌最寂寞是不曾无敌的人生安白造的废话。”

“真正无敌的时候，那才热闹辉煌呢！要啥有啥，想怎样便怎样，秦始皇、汉高祖都智无敌于天下，他们都在威风中度其一生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才没有什么时间搞什么寂寞孤独这等文人大话！只不过，无敌的代价太大了，而且无敌不等同快乐，有了无敌的人，怕有一天有变，所以一天到晚，寝食难安，防敌应敌，那有什么快活可言？简直是自找苦吃，自甘堕落，与天为敌，故无敌者多不欢乐，也不高寿，难有善终。世叔要的不是无敌，而是自在，并想自自在在的在残酷现实里为百姓做点好事，这样一来，这‘无敌’二字，一旦沾上，就啥事都做不了，好事也成坏事了。上一代的武林人物，总为‘无敌’这名头争个不休，但自我们这一代开始，这二字大可弃之如敝履，让无聊的人自寻烦恼好了。以我想，大师兄最是明瞭世叔的心意。就如你的意思：无敌只使人无辜受害，别无是处。”

小欠双目发光，喃喃地道：“你有的是一群好师兄弟，好师门”

忽转而打趣道：“所以我若要害你，我就说：铁二捕头，天下无敌。”

铁手哈哈大笑：“敬谢不敏，原句奉还：阁下才是天下第一，无敌无对。”

小欠也大笑出声，故作推让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兄才是天下第一人，武林无敌。”

铁手也谦辞的拍拍小欠肩膀笑道：“是你英才秀发，无敌江湖。”

小欠笑着拍着铁手肩膀，推辞的说：“你无敌，你才无敌……”

铁手笑着，忽有愧色掩上喜脸容：“小兄弟才是寂寞高手、江湖无敌手……唉，若小龙女没事未挂彩，这当儿一定跟我们一道制兴儿，这天下第一、无敌手于世的名头，咱就给她来担当吧！她脸上这一道伤，可令我终生难安。好兄弟，若我有个什么意外的，你可要代我照顾她，这就千万拜托了。”

——“小龙女”当然是指龙舌兰。

这是铁手对龙舌兰的昵称。

小欠静了静，望了望仍在一灯如豆旁熟睡的龙舌兰，正想说点什么，忽听铁手沉声道：

“八无先生离开之前，一直重复提醒了一句话，刚才没听懂，现在就明白了。”

小欠想了想，目光忽向远处，嘴里却问：“他总比人看远几步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先走几步了——他说的是什么话？”

铁手道：“水。”

小欠问：“水？”

铁手脸似略有惧色：“水声。”

小欠瞳孔收缩：“水声？”

铁手沉重的道：“水声的确越来越大了。”

然后他补充道：“水声愈响，就是水势愈大了。”

小欠紧接道：“可是上游似乎并未下雨。”

铁手沉声疾道：“就算有暴雨，水流声也不致如此湍急，除非——上游可有堤坝？”

小欠即答：“有。”

铁手色变道：“糟了。”

小欠也倏然变色：“你是说——！？”

铁手铁脸是铁色：“有人在上游决了大堤！”

小欠脸色煞白：“太卑鄙了！”

铁手一向平和的神情也有了极大的变化，他的眼睛本如两颗嵌入脸里的黑漆炭精，静而宁之，而今竟像点着火似的，现出一片燃烧般的金红来。

“为了杀我铁某人，也用不着这般伤天害理呀——”

小欠忽道：“也不一定只为了杀你。”

铁手恨声道：“‘杀手和尚’集团的人，也真可杀！这大坝一决，得费多少功夫人力才筑得起来啊！我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于法！”

“这种言生，你抓了自有人放，遇上我，见一个杀一个，干净俐落。”

小欠冷声道：“但我看也不一定是‘杀手和尚’的人。”

铁手猛省起，情急的问：“这儿下游可有人家？”

小欠疾道：“很少。”

铁手这才舒了半口气：“那还好些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小欠已抢着说：“少，但仍是有的。”

铁手一震，那后半口气顿时就舒不下去了：“什么！？”

小欠道：“就在‘杀手涧’下游不远，有个叫‘一文溪’的地方，那儿就至少住了七八户人家，有老太婆、残废人、小孩子……”

只听外面已传来麻三斤的高声呼叫：“不好了！洪水来了！”

他已在洪水自塞口与瀑流汇合之前发现了异常的水势，但仍远落在未出户的铁手与小欠之后。

铁手厉声疾问：“‘一文溪’在哪里？”

小欠的脸色越来越白，目光也愈像两道浸在寒泽里的冰剑，语音也更尖锐而促：

“顺着水流，里半就到。”

“我去，”铁手气急而不败坏，“你护小龙女。”

“我去，”小欠争辩道，“你在这儿、那儿都有事待办。”

铁手可急了，“我去，他们我的是我，我不能连累无辜！”

“让我去，他们找的不只是你——”小欠坚持道，“何况我轻功、水性都比你好。”

铁手听了有点泄气，就说：“好，我们一齐去——”

小欠扬扬下颔：“你看。”

铁手已听到洪流自断崖挂落狂泻的轰然巨响，激流不断涌入，开始直冲入店内，瞬间已淹及踝。

“没什么好看的，”铁手拦腰抱起仍未苏醒的龙舌兰：“咱们冲出去便

是了。”

小欠仍坚定不移的扬了扬下巴，目光遥望远山，依然是那两个字：

“你看。”

铁手这才真的去看。

看远方。

远山。

夜那么深。

那么黑。

深得荒凉。

黑得荒唐。

深山里的夜更加像一个无尽的、狂乱而荒凉的梦魇。

不醒之梦，却处于醒之边缘。

* * *

荒山恶夜：

——月黑风高、急瀑飞流遇上了决堤奔洪！

* * *

不。

不止是水。

还有火。

烈火。

——熊熊烈火，如一条金色狂舞的怒蛇，火焰烛照了对面整座黑山。

烧得对崖的夜一片火光！

* * *

铁手的双目都映红了：

“火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小欠却沉沉地道：

“有人在对崖放了一把火。”

2. 隔岸观水人

铁手与小欠再不迟疑，两人一点头，由小欠拔出刀身作大齿鳄咀状的“狗口神刀”，在前开路，铁手抱着仍在沉睡不醒的龙舌兰，也从“崩大碗”里窜了出来。一出来，只觉热风扑脸。

山洪暴发。

水轰轰发而下，淹没低洼之地，瞬间已淹至高坡岩上。

水流冲激，如同三千万条在黄泥黑泞中折腾翻滚的万年巨蟒，卷涌而至，一时间树折土崩，任何事物，都卷进了这恐怖无限的激流漩涡之中，遇上即推，碰上即毁。

更可怕的，是水不只是水。

水上有火。

水上铺了一层易燃之物，都着了火，似一头火龙，凡所过处，站着那儿，那儿就起了火；碰上哪里，那里就烧了起来。

本来，水和火是不能并存的，但在此时、此际、此地，水上有火，火下是水，水助火势，火借水威，加上风助火长，一时间风、火、水交并相迫，形成了一场大灾大殃，天威一般无可抵挡，天地间已无处可遁。

铁手与小欠一出店门，马上据了高处，就遇上了暗箭。

火箭。

但没有用。

这箭过不了小欠那一关。

他手上的刀，像一只吃箭的狗，见箭就“咬”了下去。

没有一支可射着他。

也没有一支箭可越过他，射向铁手或龙舌兰。

铁手在他身后，看到他的出手，眼睛亮了：

——也不知是因这水上的火光，还是战斗中心里的灵光。

箭射来了十七、八支，见无功，也就暂止，但不时仍放一两根冷箭，这回连火光也不带。

但水流承载着火，已淹近足踝。

回头望：

“崩大碗”已淹没在火海中了。

小欠道：“敌暗我明，得离开这儿。”

铁手道：“得赶在洪水之前，到下游去发警示，不然，枉死的太无辜。”

小欠回头问了一句：“你不熟水性，还是要去？”

铁手反问：“你去不去？”

小欠冷然道：“我当然去。一文溪畔有几户人家，跟我还算点头朋友。”

铁手道：“你去得，岂有我不去得！我不识泳术，但或可为你掠阵拒火，否则我这捕头也白当了！”

小欠双眉一耸，森然道：“你真是个好捕快。”

铁手道：“不敢当，只是救人不甘后人而已。”

小欠一面向崖下疾掠，一面冷冷的反问了一句，像作出了一记反击：

“你抓人从不落空？”

铁手也展动身形，紧跃而下，只见麻三斤在断层虎口高岩上，面对已着了火的杀手尸体，在那儿干着急跺着脚指骂，一面在应付来矢，就一句话喊

了过去：

“麻三哥，撤了吧！我看今晚来敌多，尸首都保不住了。我们先赶到下游救命去。”

两人急掠而下，寻落足点，都避过水火，急纵直下，一人抱着龙舌兰，一人背着古琴利刃，身形丝毫没有减慢。

铁手这才向小欠回问一句：“你的古琴为何不文麻三斤？”

小欠头也不回，只在黑风中传来了一句：“我不信他。”

然后反问了一句：“你何不把龙舌兰交他？”

铁手没即时回答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宁可信你。”

小欠干笑一声：“那么，就留他在那儿隔岸观水火吧！”

铁手没笑，却盯着小欠的背影，说了一句：“你真是名好剑客。”

小欠身形一震。

但没有回头。

铁手紧接着又一句：“你出剑真的永不落空？”

——小欠不是一直都说他擅用刀吗？怎么铁手说的是他的剑？

只见小欠身形急掠，“一文溪”的三五户人家已在望了。

然而洪水汹涌而下，一路火球滚动，见草即烧，见树即燃，势无可匹，几乎与小欠、铁手同时抵达村口。

形势紧迫。

小欠低叱一声：“你别一直瞧我，我的背会痛！”

语音一落，他已一脚踢开一栋木门，大喊：

“大声婆、猪小弟，你们别怕，山洪炸了，我接你们上高地！”

铁手也不敢怠慢，双手仍抱着龙舌兰，以肩撞倒另一家门户，大呼：

“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是衙里的人，这儿起火了，洪水来了，快起来，走！”

两人扶老携幼，匆匆在小欠带路之下，往此地较高的山坡攀去。

这九户人家在熟睡中惊醒，乍闻滚滚雷动，又见人毁门闯入，都以为天崩地裂，又以为强梁抢掠，后才知洪水淹至，水火交攻，吓得五魂飞了六魄，呼天抢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幸有小欠与铁手协助之下，这几户山村人家才有逃出之机。

小欠带了三四人，还背了个仍在襁褓里的婴儿，择一处高地疾走，铁手拖了个老的，拉了个幼的，更单手抱了个龙舌兰，一边跟着小欠走，一面还不忘问：

“把他们摆在这儿可安全？”

这时，水流冲至，那几户人家房屋已开始淹水，让火焰一沾，立即起火，火起不久，又为更大的水势淹熄，蔚为奇观。

小欠走在前面，崖坡奇陡，而灌木密集，他闷鸣一声，霍然回身。

这刹间，他居高临下。

铁手也马上止住脚步。

小欠在远处，背风。

铁手人在下锋，向风。

两人衣袖飞动。

那些跟两人逃难的人，望望小欠，又望望铁手，都不知何故。

因为不明所以，只能看看这剑一般的哥儿，望望这铁锅般的好汉。

小欠忽道：“如果我们是敌，你手中无一人能弃，又落在我的下风，我

一剑便能杀了你。”

这时劲草急风，吹得林木沙沙狂舞，脚下洪流火海，身畔哀泣呼号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铁手却只哈哈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小兄弟的背敢情已经不痛了？”

小欠怔了怔，带了健壮的，伸手背扶老弱的，往上拔步就走，迎着风抛下了一句话：

“你不盯着我，我就不痛了：你也可以继续吃我的风了。”

可能是走到高处之故吧，那些跟随着二人往上跑的乡民，忽然都觉得寒气和焰熏都没那么熏人、迫人了。

刚才他们才不过在半坡停了一停，却几乎为之窒息。

* * *

上得高处，丛林更密。

下面水流远火，火焰冲天，却又因水而灭，时明时暗。终于火光渐减，火势渐灭。

小欠在这片荆棘地稍停，揩汗道：“这儿叫‘不文山’，势高，水淹不上这儿来。下面都是坚石，火也一时三刻，蔓延不上来，后有山径，要退走不难。”

他边清点人数，边用衣袖揩汗，忽然顿住了。

因为他发现铁手没有流汗。

甚至没有气喘。

他一人背的、抱的、拖的，带了三人，上这高山，可是却不喘一口气，不流一滴汗。

小欠正想说些什么，忽听山下有妇人凄厉呼叫，“救命”不已，还有小孩嚎哭之声，小欠立往下张望，只见一位老者挣扎在一栋茅屋前，半身已为洪流卷着，一个小女孩用左手竭力抓住门板，另一手紧紧抓住老者不放，那老头儿才不致让洪流卷去。

小欠倏然色变，向紧拢在这“不文山”的一名黑汉乡民叱问：

“怎么——詹大娘还留在‘一文溪’这儿！？她不是到佳阳去她儿子那里么！？”

那黑面汉子嗫嚅道：“你这就有所不知：詹大娘去了，可又老又瞎，前天又给她媳妇儿赶回来留在茅秦里了。”

小欠顿足嘶声道：“那么，麒叔怎么没跟我们上山！？”

另一名攀得上山已几乎支持不住的老头，喘息喘喘的说：“阿麒那天采药，给金线头咬了一口，现在瘸了腿，走动不便，那，他的女囡今儿就在下边服侍他呢！”

这时滚滚洪流，在黑夜里沾火滚雷似的、摧枯拉朽一般的、天摇地动的轰隆而下，遇上它的，谁都给吞噬、没顶、粉身碎骨：只见那时苦苦支持着不让激流卷走的父女，已快撑不下去了。

小欠看了铁手一眼。

两人都点着了对方眼里的斗志。

也看清楚了彼此心里的恐惧。

3. 暴 没

两人一笑。

苦笑。

涩笑。

大家都有默契。

——这一刹间，没人能比他们更了解对方的心意了：

天威莫测，人太渺小，难免生惧。

怕。但有些事，虽然怕，但还是得做。

因为不做，就不是人了。

就白活了。

* * *

这时，山下又隐约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山下这一哭，使得山丘上一妇人愈发放声大哭。

小欠一看那披头散发的妇人，就皱起了眉头：

“老古吉，你怎么把孩子留在屋里了！？”

只见那妇人哭闹着要冲下山去，但给两位乡民拦住了、拉住了，她挣扎去不得，就跪下来哭求小欠和铁手：

“小欠子啊，我的女娃娃给撂在下边了，你们刚才一发大喊，我抱了以为是娃娃的就往外跑，却是个枕头……小欠子呀，你行行好，跟这位神爷大显神通，再飞下去救我那命根子一次吧……我求求你，我已没了当家的，总不能连娃子也——”

小欠气得鼻子都歪了，一顿足：“也有你那么粗心的妇人。”

铁手见这情势，就说：“我下去。你守这儿。”

小欠疾道：“不。我去，你守。”

铁手截道：“这时候不争这个。”

小欠也道：“这儿也不须人看守。我和你一齐下去，救一个是一个。”

铁手道：“好，我助那对父女，你去抢救那婴孩和瞎妇。”

小欠把琴和刀的包袱解下，眼中生起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奇怪神情，然后说：“就这么办。”

铁手也放下龙舌兰在一处长有软草的地上，向乡民说：“她有病，你们照顾着。”

乡民都点头不迭，心里感激不尽，只不知这从天而降的生罗汉究竟是谁，却震诧于平时只在山上酒馆里默默做活的小伙计，居然会有这一身高来高去的大本领。

铁手低声在龙舌兰耳畔说了一句：“你好好休歇着，我回头就过来接你。你快些好起来，要比以前更快乐如意。”

这样说着，眼里忽有点潮湿，还生起了生离死别的感觉。

不知怎的，他每与龙舌兰分手，就算小别，也会有这种难分难舍的心情，好像每一次分手，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切断了，又像是以后就不能 / 不会 / 不可以再相见。

他也不明白何以会有这种感觉。

更不清楚这感受从何而来。

亦不知道龙舌兰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了这样的感应。

可是这不是依依的时候。

龙舌兰药力未散，依然昏睡。

他放下了龙舌兰，转身，小欠也正好放下了他包袱里的琴。

两人一点头。

小欠道：“去吧！”

铁手道：“保重。”

小欠的毡帽早已掉落，乱发掩遮了右额右眉，从而他的眼神就在黑夜里、黑发后、黑风中剑也似的亮。

他猛一腾身、跃起、整个人乍沉下去，竟是为了快速到达现场，而整个人毕直自山头往洪流所淹的村落跳坠下去！

只见他一路坠落下去，疾如弹丸，眼看要到洪流肆威的大地前，他足寻山拗、突岩，约略借力，一沾即弹，呼地勾挂在一棵大树丫上，继而急荡到有孩子发出哭声的住处。

铁手则不然。

他没有跳下去。

他跑。

他开步就跑，一路跑了下去。

看来，跑要比毕直跌下要慢得太多了。

可是事实上并不然。

——当小欠从那已给水淹得整座都浮了起来、漂走了的茅寮抱住一个小孩掠了出来之际，他也跑到了山脚下，冲进沙石洪流里，他的姿势如此之猛，以致洪流都为之分开了两路，他终于冲到那苦苦相互支持着的父女身边，一手搭住一个，吐气扬声，再往山上竭力拔步疾奔！

他才一搭住父女两人，两人如见救星，都用手抓紧了他。

那女的叫：“大爷，你先救爹——”

老的也叫：“壮士，你救小女……”

铁手暴喝一声：“两个都救，一起跟我走！”

话才说完，只闻咔嚓一阵响，那座木屋已完全崩却、溃倒。

整座木屋给连柱拔起，随洪水带来的杂物，一齐冲了过来。

百忙中，铁手大喝一声，将父女两人用力一抱，扯到了身前，护在胸前。

他用背硬抵那整个塌屋碎木之一击。

这一下，连同木屋碎片、破砖以及洪流激过来的断树残枝，一下击在铁手背上。

这不是普通的力量。

也不是人的力量。

而是天地间、大自然的无比威力。这一下击实，铁手只闷哼一声，一手揪着老头儿，一手挟着小女孩，往前挪步，往上就走。

可是，洪流这时已漫至他腰根子上了。

他不会游泳。

他只能抢步。

——他要在洪水淹没他之前步上高坡，那么，他就安全了。

他手上的人也安全了。

可是，这时，在树林子里，忽然射来了两道冷箭。

射向铁手。

铁手居然在这时候，还能跟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
但是他腾不出手来。
他左手是小女孩。
右手是老公公。
他不能放弃他们。
他只有硬挨。
在流水狂卷里，他不能退，拔足困难，又不能闪、不能躲、不可接、不可避。
他只有硬吃这两箭。

* * *

这两箭一射中他背心，一射在他左肩上，都奇准无比。
他闷哼一声。
两箭都插在他身上。
小女孩吃惊的叫了起来：“好汉，你受箭了——！”
铁手继续迈步，只吩咐道：“请替我拔箭，怕箭上有毒。”
小女孩本来怕血，但见危急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拧身伸手，“嗤”地跟铁手拔掉了肩上那一箭。
箭出，伤口溅出一道血箭。
铁手道：“谢了。”
默一运劲，“嘭”的一声，背后那一箭竟给他倒迫出来，落于水中，水流抹过一道淡淡的血痕。
他连受二创，但半步不停，已渐走上高坡。
只要一上高地，他就能施展轻功了。
但这时水流更急。
更快。
而且更大。
洪水已淹至他胸臆。
他双手高举，仍把老人、女子提得高高的，可是他自己可惨了，简直成了箭靶子。
——要不是发箭的两名高手太过惊愕：他们的箭法以劲急称著，平素一发足可穿山裂石，而今射着铁手，不但不曾对穿，且还似只伤及皮毛，使他们诧异之余，一时忘了即时向铁手动手，而转移了目标。
就这么一错愕间，眼看铁手已可登上“不文山”的山脚。
却在这时，铁手发现背后水声急响，未及转身也一眼已瞥见一物自他头上掠过。
那是小欠。
他左手挟着婶婶詹大娘，右手抱着婴孩，时在水上残物借力点足，或入水溜得几下，再运气弹跃，现正掠过铁手头顶，要抢登土丘。
——只要登上土岗，便不怕洪水肆威了。
铁手见了，大为安慰。
可是：
可惜。
可恨——
可憾的是，而两道箭矢，一黑一白，并排飞射，已追射小欠后领、玉枕！

这两箭要先射着了，小欠可不是铁手：他轻功、泳术都比铁手高强，但内功却远不如铁手高强。

——这两箭射的都是要害。

——要命的要害！

这两箭会不会要了小欠的命？

* * *

铁手再不迟疑。

他不能眼睁睁的目睹小欠遇难！

他忽然放了手。

左手。

他左手一放，小女孩惊呼一声，便要落下水中。

但他的手一松之际，两指已疾弹而出，一弹小女孩右耳，一弹小姑娘左耳，并叫了一声：“得罪，借用！”

“嗤、嗤”二声，小姑娘双耳本串着两片贝壳饰物，就给他弹飞了出去，变成了两道暗器，体积虽小，含劲却巨，竟后发而先至，及时截住了两支箭，并击着了二矢！

波波二声。

箭居然一折而落。

铁手又及时揪住小姑娘衣领，她才不致让急流冲去，在抓住姑娘身子之前，他还未能及遥向小欠的背后发了一掌。

小姑娘惊魂甫定，小欠那儿已解了困。

小欠本正往来路急掠，刚越过了铁手三人，想找刚才藉力落下的那棵大树腾升，但这时十万火急，人掠到此处，才发现竟没了那棵树——洪流早已把树淹没了，卷走了！

这可真要命！

这刹那，小欠真气已尽，手上又有一老一少，一是瞎了眼的、一个还不能走的，他一时也无以为继，无力为继，身形正向下暴沉！

同一时间，他已闻暗器破空之声！

他心中一惊。

但铁手已出了手。

不但截住了箭。

还向他拍了一掌。

* * *

这时，他正值一口气接不上来之际，铁手这一掌，遥拍至他背后。

他受了一击。

整个人平平飞出丈余。

——就是这丈余！

他脚又着陆。

* * *

小欠足一沾地，立即施展轻功，把在襁褓中婴儿的和瞽目妇人，一拖着一背着，扭身提气，往水上就窜。

风很寒。

水很冷。

水上却冒着袅袅的水上的寒烟。

他背后吃了铁手一掌：
暖暖的。

4. 猛升

铁手以一口真气，迅急出手，用姑娘耳畔的贝饰打飞了二矢，并一掌送了小欠丈余远，他自己这才憋住了一口气，要强走剩下的那一段：约二丈远的上山路。

只要到了小路，地势便会升高。

脚踏实地，铁手就不怕了。

不畏强敌。

不怕强仇。

可惜 / 可是 / 可恨 / 可恶的是，他掌力一吐，使小欠脱险，但他自己的身子却猛然一沉。他还急走了十几步，高地突岩虽然近了，但水却越来越深，不过，这一带的水流却已全不沾火。

一下子，水已淹至他的脖子，连耳朵也觉沾了汹涌卷过而来的浊流。

铁手这么无眼缘了，脸也绿了。

他畏水。

——他不善泳术。

他就是因怕水，所以才常以“一气贯日月”的内力来与水流搏缠交揉，以期锻炼出一种刚柔合并的功力，来消灭和克制他自己对水的畏忌。

眼看他现在就要登上高地了，但他却一脚踩岔了，踏入了一处凹地洼洞里，他整个人都立即沉了下去，双足且卷入了漩涡激流里。

本来，他还可以仗一身绝世内力，向岸上坡流猛冲，他离那一处突出的高岩，也只不过十尺之遥。

但他不能这样做。

因为他手上有人。

他能冲，他手里要救的人却没这身内力来冲刺，如强破洪必抵受不住水流压力，只怕未离水已绝了命。

铁手无法牺牲他们的性命，来保自己的命。

只那么一犹豫间，水流已及颌。

也只差那么十尺远，他已不能再动。

他已下沉。

几已不能呼吸。

一吸——就吸着了水。

污水。

幸好，这时水流壮大，水上的黑油早给冲走，剩下的火头反而灭了大半，不然，他就算不给淹死，也早给烧死了。

他此刻只有高举双手：

把老头子和小女孩高举过头。

——他不能让他们先他而淹死。

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，他都要救人。

他一生最重视的是：

人命。

——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性命。

他奋力稳住马步，立住桩子：

在急流漩涡里。——他不能倒。

这一倒，连自己和手上的人，就是三条人命。
他这时已拔足不出。
人愈来愈下沉。
水花滔天，已愈漫愈高。
火均寂灭。
水迅速已淹过他的咀鼻：他只有一双眼还露在水面上。
他不能动。
无法进。
也退不得。
。他只有站着，高举着手，屏住呼吸，看水逐渐吞噬了他。
他只有等死。

* * *

死是什么滋味？他不知道：
——他只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的下沉。
快沉到底。
——他甚至感觉到一条泥鳅正从自己胯间游过，无比滑溜灵活。

* * *

铁手心中忽生一种讥刺的悲凉：
他怕水，所以常避开水，不去接近它，没料今天还是葬身于水底。
而且还连累了两条人命。
他本来还想竭力以本身的余力把手上两人推送去高地。
可是，他已没有把握。
水流已使他窒息。
他没法子回气。

——不能回复元气，万一这一推送失错，那么，这两名无辜的人落在水里，如谪涸泳，还有一丝生机，但若给自己这么一推，只怕立即就得在坚岩上摔死了。

三人竟死在一起，这也有前世的孽缘吧？却不知前身他和这一老人家、一明丽女子的关系是啥？

他也忽然念及：人有来世吗？若他来生投胎时，要多久才再见到龙舌兰呢？那时，她脸上的刀疤好了未？世叔那时还在世吗？大师兄、三师弟、四师弟那时可还认得自己？自己那时候是啥个样儿？男、还是女？忠、抑或是奸……？

没想到人在临死前，竟会想起这些。
也许他生平鲜少为恶，所以面对死亡，竟也十分安详。
甚至在额顶上还仿佛升起了一圈光环。

现刻他最遗憾的是：
不能救活手上的人。
所以他在水中喃喃说了一句：

“没让你们上岸，真对不起。”

由于他人在水中，这一说话，便吞了几口污水，水里也波波连声冒起了几个泡泡，咕噜咕噜。

他自己也觉得有些荒谬。
有些滑稽。

没想到“咕噜咕噜”，竟是自己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，好像是在水里放了一个屁。

不过，这绝对不是他这一生里最后一句话。

因为他这时已喊了一声：

“救命”。

——这“救命”两个字，他不只是为他自己的性命而喊的。

也为他手里那两条人命。

这同时，他手上的老头、少女，也仿佛知道他已近力尽，也正大呼：救命。

* * *

洪流滔滔，势无所近，谁来救命？

有。

一人已及时赶到。

——就是因为在此情此境见着了这个人，铁手才感觉到自己正在逐渐下沉的生命又获得救，所以他才喊得出这“救命”这个字。

——救命。

这两个字，对一些江湖好汉而言，要不是遇上自己可以性命交关的知交，是宁死不喊出这两个字的；但对一些武林宵小而言，若非对自己有大裨益利害，则宁见死不救也不愿动一指救人一命。

——来的是怎么一种人？

* * *

夜色太稠浓，像一碗打翻了的苦茶。

东方已有点白，仿佛是一面荒唐的镜，反映出一点死大于活、死多于生、哀莫大于心死的白光来。

5 . 除死无他

一样米养百样人。

人，有太多不同的性格、人格、脾气，但朋友至少有三种：

一种是忠诚的。

一种是不忠诚的。

但绝大多数的，还是第三种：

那是灰色地带。

——既不绝对忠诚，也并不是不忠诚，而是灰色：既太白，也不黑；有时忠诚，有时不忠诚，端赖且视乎环境、需要、时势、情形而作出相应、变化、决定。

这种人最多。

这个自然：世间杀人者和被杀者，都绝对没有旁观 / 听说 / 任由别人被杀或杀人的那么多。

也幸好如此。

* * *

而今来的人呢？

——是杀人者？

——还是被杀者？

或只是一个：

旁观的人？

* * *

来者是小欠。

——那个大脾气的小伙计。

陈心欠。

* * *

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已将那婴孩、老太婆送上“不文山”的高地，并且又赶下坡来接应。

他一长飞身，猿臂一舒，铁手奋起一点余力，狠命一推，将手上两人向他手里一送，小欠及时接过两人，藉余势一荡，已勉强落回鳄咀突岩上。

这时，雨已经开始下了。

由于上游决堤，再加上暴雨，是以水势更急了。

小欠把小女孩、老头子提回高岩上，也用尽了平生大力，喘定了几口气，把老人交给女子，催促道：“快往上爬，这儿我料理。雨大，极滑，要小心你养父。”

女孩庆幸不遭洪流没顶，听小欠吩咐，一面扶麒老爹小心上坡，一面还频频回顾，跟小欠急道：“那位英雄还在水里，他——”

小欠促叱一声：“快上坡，要坍方了！这儿有我，你别回头。”

姑娘和老人只好艰苦上坡。那泥坡滑湿，要上得好一段，才有荆棘可作攀抓，两人就算要回顾，也无旁骛之力了。

这时，洪流上下，只剩下两人。

在水里的铁手。

还有在岸上的小欠。

铁手没有再叫。